



尚書精義卷二十六

宋 黃倫 撰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
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

無垢曰夫行德則天下歸之天下歸之者天子也暴
虐則天下叛之天下叛之煢煢然擁虛器以在人上
豈非獨夫乎天下叛之矣不知畏愆乃大惟作威以
殺戮賢人君子不修郊社宗祀則天下視之又甚世
之仇敵矣 又曰德欲廣及惡欲知幾故立德者務

滋欲其延蔓不已也除惡者務本欲其萌芽絕去也然則天下之惡皆萌芽於紂欲除天下之惡當除紂一人而已紂既滅絕則天下之惡脈理皆斷矣脈理皆斷善端自然發見焉

張氏曰詩云惠而好我攜手同歸此撫我則后之謂也湯誓曰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有眾率怠弗協曰予及汝皆亡此虐我則讎之謂也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者謂之獨夫受以其孤危寡獨喪其君人之道也

呂氏曰君臣之間如天尊地卑自有定分其所以相與固結者皆天理自然如此若其撫則后虐則讎如是容易是君不君乃反掌之間耳此蓋未知君臣之禮須當看古人有為而言亦當知武王有為而舉武王說天之所以設君者本不是居九重之尊這便是后蓋受天之寄為天子以撫養百姓這始是后若是縱暴肆虐失其君道這是民之讎蓋天之立君本是撫育百姓今失天之職肆虐于民便是讎又曰大抵廣德滋長則天下之人皆到可到之地位若除惡

當就本根上除何故大抵惡豈人之所願為若不幸而為汙俗所染人君安可舉世除之除一人則天下之惡自除矣

肆予小子誕以爾眾士殄殲乃讎爾眾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無垢曰紂為天下寇讎乃天下所同疾特無有倡之者耳武王一倡則天下皆應之然則武王之倡非私怒也乃天下之怒也孟子識此意曰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夫天下皆視紂如寇讎而欲殄殲之則紂

之為人主所謂失其所操持矣 又曰迪進也登成

也夫未舉事以前以謀為主既舉事之後以決為主

故曰老者之智壯者之決武王之謀已無遺策矣今

既渡河有進無退正用決之時也故其告如此以為

爾眾士庶幾進于果決必取商紂以成我為辟之道

又曰賞以進之則人皆知進戮以懲之則人不敢退

戰功曰多以多為勝也功多有厚賞士卒其有自足

之心乎不進則有顯戮士卒其有反顧之心乎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

我有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無垢曰紂所以暴虐者以昏文王所以光于西土方顯于西土者以明其明如何若日月之照臨明豈有既乎日煜乎晝月煜乎夜晝夜常明想見文王心地無一毫之滓矣晝而思想皆無失念夜而夢寐皆無失路况事至乎前物形于朕其有不灼知其所從來而鑒觀其所往乎 又曰昏為暴虐故有臣億萬惟億萬心明為仁聖故以西土之地而誕受多方也三

分天下有其二其是之謂與以此知明德之尊雖無意于天下而天下當自歸昏德之賤雖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不免為一獨夫而已 又曰文王仁聖誕受多方則克紂者乃文王積德深仁感動天下之力豈獨武王今日之武哉夫以臣伐君雖以武王伐紂不免于有罪使武王勝紂僅能免文王之罪而已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有何罪哉詩序以謂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則伐紂者乃文王之心乎使武王不克紂文王能免罪乎 又曰夫克紂則

以文王為無罪不勝紂則以小子為無良以善歸親引惡歸已武王用心忠厚如此其肯貪位苟得為伐紂之舉哉舉天命人心所迫不得不然也

張氏曰易曰垂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又曰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則明之至者莫明乎日月文王有明德而詩人謂之明明在上故于此喻之若日月之照臨也宜矣照以言其明臨以言其高惟其如日月之照臨故遠足以光于四方近足以顯于西土四方外也故言光西土內也故言顯

呂氏曰文王盛德光華如此武王以眇然一身繼其後為甚難故武王常有不足之心使我克受非我之能乃文王之德無愆文王仰不愧俯不作故武王得承藉餘休以能克受若受勝我非文王盛德之不至乃是我無良不能繼文王耳這一段最見武王之心武王奉行天罰以紂為獨夫自然戰必勝攻必取不知武王纔說了必之一字便不是天心便不是天討武王言自會伐紂便是有我便非無心非無心便非天討武王到此尚把紂來計較勝負見得武王無必

予克受非予武見得武王無我此見得武王與天同心抑見得武王無必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無垢曰合天下蠻夷之師豈止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哉此止謂武王西土之衆腹心之師也武王為倡以率西土西土為倡以率天下故與武王同心死生者止在西土爾其餘輔贊之師雖盡力于武王武王不盡責以必死也此以自厚而不責人之意至於總誓諸侯與蠻夷曰爾所不勗其于爾躬有戮此亦

為之大其詞耳

胡氏曰乘車既是虎賁左右必須勇士豈但有虎賁而無左右哉百夫長既乘戎車千夫長必非徒步何從有車而乘哉兵車甲士步卒共七十五人孔士氏惟言步卒而不數甲士豈虎賁人猶御一車而不戰鬪邪以七十二人步卒計三百兩之戎車總二萬一千六百人不言六百人而言舉全數舉全數者乃自解注文非釋經也以舉全數三字易六百人之三字于文不暢豈如言二萬一千六百人哉

張氏曰必記戎車虎賁之數者蓋言明殷商之衆其會如林而武王所以勝之在德不在衆也易野則以車為主險野則以人為主戎車即兵車是也虎賁即武勇之士也詩曰有力如虎謂之虎賁者取其有力而已

呂氏曰大抵誓師有誓于軍門之外者有交刃而誓者故司馬法曰三王誓于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于軍門之外欲民于待事也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武王至此而誓乃是交刃而誓也

牧誓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逝矣西土之人

無垢曰逝遠也以溫言勞之曰遠矣西土之人以言其跋涉之勞征行之苦使其見悅于上之見知也

胡氏曰禮稱人道尚右戎事尚左記曰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然而男子尚左女子尚右陰陽之義也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生殺之義也是則小戴之文未有定據老聃之說獨立玄言豈以一經一

白以為準哉白旄者取其易見也夫以色之易見者莫鮮于赤故朱干朱戶以章其禮赤紱赤舄以異其數旄不以赤而以白者周之車服旌旗器械皆尚赤則所麾之旄必以白白者金之正色甲兵之事故曰于赤而易見者謂以此也

張氏曰鉞所以誅黃中也所以為信旄所以教白西也所以為義鉞用黃誅之必以信故也旄用白教之必以義故也武王杖信秉義足以致其來曰逖矣西土之人者敘其情憫其勞而勞其來之遠也

呂氏曰武王自臨戰與士卒同其勞苦以鉞與旄任地指揮說道是逖矣西土之人觀此氣象至誠惻怛慙不敢不勉士卒見此自然不顧其矢石之勞忘其霜露之苦亦皆領武王之和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無垢曰前言逖矣西土之人此誓武王之師也今日嗟我友邦冢君此誓諸侯之衆也今誓至于旅則諸

侯之官盡在于此矣師氏謂軍中以兵守門者千夫長謂一師之帥也百夫長謂一卒之長也戈戟也戟柄既長可以言稱矣想武王之時指戟為戈耳方言干又云楯自闕而東或謂之楯或謂之干闕西謂楯是干楯為一也此特辨戈戟干楯之名耳至於曰稱曰比曰立此又見行陣之法而威儀之壯也想像稱戈比干立矛之時森嚴縝密其何可犯乎又曰八國皆蠻夷也文王為西伯故西南夷來助文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故江漢之夷來助紂為無道非特諸

侯欲伐之雖西南夷江漢夷亦欲伐之矣失人心如此尚欲君天下者乎

張氏曰武王之伐紂六卿莫不具在而特舉司徒司馬司空者蓋徒衆之令則聽之司徒軍旅之令則聽之司馬營壘之令則聽之司空此其誓所以特先于三卿也又曰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此皆西南之首長也當是之時皆會于牧野之地故舉而誓之此所謂華夏蠻貊罔不率俾者也君子臨事而思故雖將戰而猶誓之也

呂氏曰武王到臨陣之時不止誓西土之人至于小
大遠近諸國皆誓之武王當言來歸者八百國諸侯
之衆何獨止言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此亦是史官
敘事之法舉遠而知近舉小而知大舉微而知著此
言軍威須當備辦各各恁地整頓精神聽我一人誓
命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無垢曰蓋雞之為物雄鳴而雌哺此常理也使雌代
雄鳴乃惡氣所感其家必有不祥事 又曰家以牝

雞司晨卜不祥國以婦人專政卜不祥將言紂用妲
己之言故引古占卜為訓

張氏曰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內外異位則婦人
故無預于外事矣婦人預于外事鮮不敗亂是猶牝
雞之晨其 遂至于惟家之索也

呂氏曰大抵天地中各自有定位如君唱而臣和男
外而女內夫行而婦隨此皆不可易者至如牝雞司
晨陰陽繆戾則一家索矣言天本不曾與紂異位以
紂先自異位故天亦從而易之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

無垢曰放黜師保囚奴正士焚灸忠良而惟婦人言是用此逆天理者也以牝雞之說卜之國之將亾也必矣家生敗子則有牝雞之晨國出亂君則惟婦言是用此皆不祥之兆矣又曰肆陳也答報也祭有祈焉有報焉載芟春祈社稷之詩良耜秋報社稷之詩以至蜡之祭迎貓為其食田鼠迎虎為其食田豕此皆報之之謂也紂惟婦言是用無往不昏使人神

皆不得其所郊天祭地四時享廟皆人道之常也紂以昏故棄其陳祀不敬天地鬼神非特不敬而已凡當報答之際亦皆棄之又曰紂惟婦言是用無往不昏同王父同母昆弟人之所愛敬也今皆棄而遺之不知待以昆弟之道是不復知有骨肉矣此豈人理也哉夫不敬天地鬼神不知有王父母弟安得有吉祥事乎

呂氏曰所謂尊有常尊紂昏棄肆祀弗答是不能尊其常尊所謂親有常親紂棄王父母弟不迪是不能

親其常親

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

無垢曰暴虐百姓姦宄商邑正紂之心亦四方多罪逋逃之心有此心而又有此才此紂所以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也言暴虐則有殘民害物之事言姦宄則有踪跡詭祕之事多罪逋逃有此才而紂能使之可謂同惡相濟矣天將亡商故生紂

又生多罪逋逃以破壞殘滅之傷哉

張氏曰夫惟幽不能欽神明不能愛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者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則所與同于厥邦者皆羞刑暴德之人所與同于厥政者皆庶習逸德之人如是則紂孰與為善哉是崇者尊其道也是長者長其惡也是信者信其言也是使者用其力也是崇是長則以為卿士而承之者也是信是使則以為大夫而庸之者也

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

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尚桓桓如
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
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無垢曰夫不過六步七步乃一休止而整齊焉亦可
謂深密矣休止以養其力整齊以儆其慢稱夫子以
壯其志稱勗哉以儆其慢擊刺之法小進則四五大
進則六七又休止而整齊之夫當其交戰之時而其
法乃森密如此况其平居乎行陣之內其法乃森密
如此况其大禮乎誰得而乘其便而同其怠耶 又

曰上先稱夫子後言勗哉自此以後皆先稱勗哉夫
言夫子大抵兵事以警備為體也桓桓武貌也如虎
如貔如熊如羆此桓桓貌也夫此四獸搏物也其作
威其猛厲為何如哉使將士之武如此四獸亦何可
當也 又曰克奔歸我者弗迓擊之第使之聽役于
西土之衆而已夫西土之衆腹心之衆也彼奔歸我
者安知非奸人刺客乃遽處之腹心之內兵事貴嚴
如此何也此武王太公所以處商人也昔銅馬降光
武光武遽入其營銅馬之衆曰蕭王以赤心置人腹

中安得不投死哉使紂之人為腹心之眾其安反側
也可知矣武王之舉誅其君而弔其民民之望武王
如大旱之望雲霓也上下之心如此復何疑之有哉
東坡曰孫武言用兵其勢險其節短故不過六步七
步四伐五伐六伐七伐必少休而整齊之

張氏曰用兵行師之道其坐作進退莫不有法其攻
殺擊刺莫不有制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者告
之以坐作進退之法使之不敢過也不愆于四伐五
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者告之以攻殺擊刺之制使

不敢踰也

蕭氏曰先王之使人也始勉之以所慕終肅之以畏
然後人有所勸懲而功成也秦誓曰立定厥功惟克
永世始勉之者也下篇曰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自所勉而肅之也至此惟曰弗勗有戮者終于肅之
而已

呂氏曰當舜之時但只言罰弗及嗣賞延于世至啟
有扈啟自度不如禹于法之外又添予則孥戮汝孥
戮却不是盡殺其妻孥但言累及妻孥至湯伐桀去

啟未遠亦未能便變得此法亦說予則孛戮汝至武
王伐紂却說其于爾躬有戮到此又看得聖人雖到
世變風移又自能厚其已薄之俗于數千百年之下
又不是湯不如武王到武王之時上承太王王季文
王許多人積累之德民心薰蒸之久啟既開此門武
王到此因而又與閉了此門

尚書精義卷二十七

宋 黃倫 撰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孔氏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詩之文也徒言武功謂
始伐崇耳殷紂尚在其功未成成功在于克商今武
始成矣故以武成名篇以泰誓繼文王之年故本之
于文王

鄭氏曰著武道至此而成

無垢曰惟一月壬辰至一戎衣而天下大定此敘往

伐之事也自乃偃武修文至示天下弗服此敘歸獸
之事也自列爵惟五至垂拱而天下治此叙其識政
事之實也夫政事即殷家之政事耳武王特順民心
而復之以慰天下之心商紂廢故家政事以失天下
故武王復殷家政事以慰天下以此見前聖後聖之
心歸于大公至正不以一毫私意紊亂其間也 又
曰武成之義以謂武至此而成不復用也夫武王所
以起兵者為何事哉為誅紂耳紂既已誅武功已成
矣復安用武哉

呂氏曰武成一篇所以總序武王伐商終始之規模
孔子序書撮其大綱此終始之規模皆見于序也往
伐歸獸所謂歸馬放牛是也識其政事所謂列爵分
土建官是也大抵取天下之規模與定天下之規模
無異後世之君固有恃勢力而取天下者天下平定
之後所謂定天下之規模蔑然無聞往往不知勦業
為可繼之道

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

商

無垢曰一月商之十二月周之正月也

東坡曰壬辰未有事先書旁死魄者記月之生死使千載之日後世可考也歷法以月起故書多記生死朏望皆先事而書所以正歷也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

孔氏曰哉始也顧命傳以哉生魄為十六日則哉生明為月初矣以三日月光見故傳言始生明月三日也此經無日未必非二日也生明死魄俱是月初上

言死魄此云生明而魄死明生互言耳月以望虧望是月半望在十六日為多通率在十六日者四分居三其一在十五日耳此言既生魄故言魄生明死十五日之後也丁未祀于周廟已是此月十九矣日此受命于周繼生魄之則受命在祀廟之前故祀廟之時諸侯已奔走執事豈得未受周命已助周祭明其受命在祀廟前矣

無垢曰厥四月哉生明謂四月三日也王來自伐商至于豐欲行周家之政事也生魄謂月十六日則生

明謂月三日也朔後明生而魄死望後明死而魄生
蓋朔是死魄二日為旁死魄已有生明之意矣三日
則生明而死魄矣武王正月二日至商至四月三日
功成而歸也四月三日至豐故十五日以後庶邦冢
君暨百工聽命于武王也

張氏曰頒正朔受爵服與之正始而已以明革商命
而為周于此乎始也

呂氏曰十六明滅魄生之日天子諸侯百官皆洗心
滌慮以聽新天子之號令先是武王受命于上後是

百官受命于武王武王乃告之以祖宗功德之盛
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
下弗服

無垢曰嗚呼不祥之器豈可常玩弄哉武王聖人知
此舉之不可再也故倒載干戈包以虎皮示天下以
不可復用之意而修禮樂庠序之事納天下于中和
之中為國家長久無窮之計其過人也遠矣
東坡曰華山之陽有川焉然地至險絕可入而不可
出桃林之野在華山東亦險阻歸馬放牛于此示天

下弗服也春秋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缺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不可去則牛馬不可無雖堯舜之世牛馬之政不可不修而武歸馬休牛倒載干戈包之虎皮示不復用者蓋盛德所在愚者衆矣武庚紂子也殺其父用其子付之以殷民武王知其必叛矣然且用之紂子且用況其餘乎所以安諸侯之愚也楚靈王既縣陳蔡朝諸侯卜曰當得天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智伯夫差皆以此亡戰勝而不已非獨諸侯愚也吾民先叛矣湯武皆畏之故湯以慙德

令諸侯曰慙慙危愚若將隕于深淵其敢復言兵乎武王之偃武則湯之慙德也秦漢惟不知此故始皇不及二世而天下亂漢雖不亡然諸侯功臣皆叛高祖以流矢崩皆不偃武之過也

張氏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此所以貴于偃武馬上得而不可以馬上治此所以貴于修文載戰干戈橐載弓矢偃武之謂也敦尚儒術講明禮義修文之謂也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蓋昔之戰也馬牛有所服乘今則馬歸華山放牛桃林因其土

地所宜而牧之者也

呂氏曰武王之用兵以應天順人不得已而用之一之為甚其可再乎大抵聖人舉事兵起于人而不起于我故武王所以伐紂而用兵起于紂而不起于武王紂滅而兵自偃何至于再用乎後世兵端起于自己而不起于人爭城而戰爭地而戰至雖得天下以後方且好大喜功而不肯止如唐太宗既定天下之後猶有高麗突厥之舉看得武王天下已定不用兵時方見得兵起于紂而不起于武王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
柴望大告武成

無垢曰孔穎達謂周正月辛卯朔二月辛酉朔閏二月庚寅朔三月庚申朔四月乙丑朔則丁未是十九日也月三日至于豐至十九日而告廟也夫邦甸侯衛與武王等為諸侯今一旦躬就臣子之位大小奔走執豆籩于周廟何以使之如此服從哉豈威刑之足慰乎智術之足高乎曰威刑智術可以服其形而不可以服其心諸侯之心服則以武王之舉無一毫

私心與天下同其心耳行天下之同心此天下所以
心服也越三日此四月二十二日也既祭祖廟乃郊
天望祭也大告武成以告言伐紂之功已成乃復命
于天也以此知武王之舉豈私意哉天之意也使有
私意其見祖宗時見上帝時見山川時能不媿于心
乎

呂氏曰武王既定天下偃武修文告功于宗祖廟見
得武王伐紂以仁易暴不負祖宗之所付託紂滅已
後不自有其功盡歸之于祖宗正如舜巡狩以後歸

格于藝祖春秋之時尚有告摯之禮天下諸侯駮奔
走執豆籩亦與武王同此一意也先告祖廟又三日
庚戌之日方燔柴于天地山川夫武王躬行天討乃
天地山川之本意既有責于我我之伐紂動合天意
功成之後乃告于天地山川

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王若曰嗚呼羣后
惟先王建邦啟土公劉克蕙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
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
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

子其承厥志

無垢曰王迹基于太王王家勤于王季王功成于文王夫其成也豈偶然哉此天命也天命不可見第天下賢者歸之是天命之所歸也文王修德于几席間而坐受天下賢者之來是大膺天命也賢者之來豈以為美觀哉將以共取塗炭之民付之安平之地耳又曰文王受命明年伐大戎又明年伐密須又明年敗耆又明年伐黎又明年伐崇且勢力如此大邦安得不畏篤仁敬老慈少其行德如此小邦安得不

懷然文王之心第知修德而已非計校謀畫曰大邦當以力服小邦當以德懷如此則是霸者之學管樂申商之術也然則如之何大邦以力服人而文王不可以力加小邦以德望人而文王足以慰其望又曰文王以虞芮之訟諸侯歸之故稱元年至九年而崩故曰未集其曰大統是言文王之心不止于三分天下有其二矣曰稱王稱元年此天下之心也稱大統稱未集此武王之言也又曰使紂悔過武王承文王之志當如之何曰率天下諸侯以就臣子之位

此承文王之志也以紂之不改天下之心不可遏上天之命不可忽也故有渡河之舉以繼大統之志焉事至大統亦不得已焉耳武王豈以天下為榮哉學者當以聖人觀武王不當以凡俗之心觀武王也史曰成王業者其積累非一人之力受天命者其懷來得四海之心

于實曰昔周之興也后稷生于姜嫄而天下昭顯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又曰實穎實粟即有邰家室

至于公劉遭狄人之亂去邰之豳身服厥勞其詩曰乃裹餼糧于橐于囊陟則在嶽復降在原以處其民以至于太王為戎狄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之故其詩曰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周民從而思之曰仁人不可失也故從之如歸市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市三年五倍其初每勞來而安集之故其詩曰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畝以至于王季能躬其德音故其詩曰克明克類克長克君載錫之光至于文王脩修舊德而惟新其命故

其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由
此觀之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內睦九族外尊黃
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也

張氏曰周之王功肇基于王太勤勞于王季而其成
之也寔在于文王而已是故民附歌于靈臺官人詠
于棫樸大明言其明德皇矣言其修德其終也既伐
于崇作邑于豐則其克成厥勛可知矣大邦畏則義
足以制其強小邦懷則仁足以綏其弱力之所制者
外也故使之畏德之所綏者內也故使之懷四方無

拂此大邦之所以畏也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
服此小邦之所以懷也不先有以制大邦則小為大
所吞雖欲懷小邦難矣故先言大邦畏而後言小邦
懷也

呂氏曰大畏其力則德在其中大則見文王之所以
盛小懷其德則是強之制弱形勢如此不見文王之
大力見文王之德須去大上識得文王之力文王地
止百里甲兵尤不多大邦畏者不是畏文王此力所
以畏者畏文王之德威而已

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

無垢曰武王伐商以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者言今日之伐非為一己之私以致天地山川之意也有道者之曾孫能不墜故家所傳固可以正無道者之罪矣

張氏曰對皇祖而言之則謂之曾孫稱周王而曰有道曾孫者以明周之有道非一日也

呂氏曰鋪陳商紂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

川蓋武王與天地神明同一理高明在上則曰天厚載無疆則曰地融結則曰山流通則曰川聰明時又則曰君寔一理耳故默與天地神明相為賓主相為酬酢惟有道曾孫周王發此一句亦見武王不敢自居之意皆歸于祖宗故自說為有道而已承祖宗之意將已大正于商

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

無垢曰天帝王天地神明萬物之主主為有道則天

地幽明山川草木鳥獸魚鱉皆得其所一或無道則山川草木鳥獸魚鱉有至于暴殄而不得其性矣四海萬方含齒戴髮有至于害虐而亦不得其性矣又曰為天下君而藏亡匿姦其亦可怪也已昔唐莊宗有天下而好與優人為伍自傅粉墨與優人共戲于庭優名謂之李天下諸優出入宮掖侮弄縉紳群臣忿疾莫敢出氣蓋莊宗下俚之性與優人合也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其亦性與天下凶惡罪人合呂氏曰人主當輔相于天代天作子凡上天所生之

物皆養育之凡上天所生之民皆愛惠之今紂失其職反養育為暴殄易惠愛為暴虐其他常人暴殄害虐猶可恕紂受天之責為暴殄害虐之事而紂反蹈之正所謂明主自盜紂負天下之罪不亦深乎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承天命

無垢曰仁人之心即上帝之心天下大亂非仁人其誰救之于大亂時而有仁人此即天將已天下之亂也然則武王獲仁人即是獲上帝也以仁人遏亂人

之謀又何難乎略謀也明主自有明主之略亂主自有亂主之略遏亂主之略而以仁人是以治易亂也秦之亂漢高祖入關約法三章以遏之隋之亂唐高祖入關不戮一人以遏之孟子曰如有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信哉然則獲仁人以遏亂略豈非祇承上帝乎

張氏曰當是時也天下歸周者衆內而華夏外而蠻貊莫不相率為我所使則其得人心可知矣觀牧誓之友邦冢君與千夫長百夫長則華夏之率俾可知

矣其稱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則蠻貊之率俾可知矣恭承天命者謂其伐紂之命也終于無虧謂之成天命文王作周于始命武王繼伐于終此成命也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無垢曰武王東征豈以富有天下為心哉安此萬民而已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惟武王之心心在安民誠

諸中形諸外此所以致士女之有玄黃之迎也夫士女之心豈可以智力收之哉今民心如此欲識王者之道昭昭然可見矣 又曰古人求天于民而後人求天于天求天于天則人事不修或至于亂求天于民則以德撫民以謂民心歸之是天歸之也今士女筐厥玄黃以迎武王則天休震動可即民心而見之矣民心歸周是天附我大邑周也 又曰天地山川之神惟德是與武王將為民除害民安則天地山川亦安矣使武王之舉不濟則神亦可羞矣

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

無垢曰攷武王一月壬辰步自周于征伐商而戊午師逾孟津是正月三日離周至二十八日至孟津凡十五日周自至孟津一千里以日計之是日行四千里也自孟津至商郊三百里戊午逾孟津癸亥至商郊是日行八十里也向何其緩今何其速也蓋自周至孟津此正兵也渡孟津至商郊此竒計也然而俟天休命以師行而雨也冒雨而行師俟霽而征伐此俟天休命也說者謂雨者天地神人和同之應休命

之意或出于此

蕭氏曰俟天休命俟戰也戰則勝勝則見天之休命
陳氏曰武王之聖其以甲子日興而紂以甲子日亡
必有前知之祥以其日而告武王者矣武王由河朔
經朝歌歷六日而行四百里蓋將以赴甲子之休命
不敢緩也且其于甲子之前期陳師以俟之所謂見
乎夢卜協于休祥是也

呂氏曰戊午師逾孟津正前所謂一日戊午師渡孟
津要看武王雖兵到商郊已是成列了若先動時乃
是武王自動非天之動所以俟之者當動而動便是
俟天休命也至于甲子紂率其旅若林此乃武王當
動之時也

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
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

無垢曰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是紂親征也其來
如林豈民之心哉刑誅驅之耳其旅若林而罔有敵
于我師者是商之民心曰徯武王之來伐今乃得其
所欲也不然視商王如父母視周師如仇讐有進無

退有死無生如林之師何可當哉前徒倒戈攻于後
以北是一日之間商民盡變為周民商師盡變為周
師協心同力意欲攻紂以快平昔之憤怒攻于後以
北意蓋在此嗚呼民亦可畏哉平時紂尊如天民卑
如地豈謂一朝之變民心遽至于此夫紂失民心非
放于牧野時也當其沈酗肆暴焚炙忠良賊虐諫輔
時天下之心已去久矣特因牧野以發泄之耳為人
君者其可挾恃有天下而不知畏哉
顧氏曰夫書猶史也有辭有實夫前徒倒戈攻于後

以北者謂之實血流漂杵者之謂辭也

黃敏曰仁者無敵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何其血
之流杵者不仁之党自殺者也豈非至不仁者之明
且驗也哉武王之兵不戰而勝故云一戎衣而天下
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但一服戎衣一戰而天下大
定明矣

張氏曰一戎衣而天下大定者言王師之不勞而可
以致天下於安靜孟子曰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
民亦以此矣

呂氏曰若林之衆非不多蓋紂之所多者虛名而已
武之兵未到時商衆且虛名相逐于行列之間武王
兵既到斯民皆見其父母是以罔有敵于我師若林
之旅皆倒戈攻後者何故蓋斯民無有不怨紂所與
紂親者皆四方多罪逋人平日害虐良民者民至此
自然倒戈殺之血流漂杵言其戰之大也戎衣一着
天下如何便會大定蓋當紂時商人多自殺武王兵
竟不動渠魁既殲自然大定嘗觀孟子謂至仁伐不
仁不信血流漂杵之言以謂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
已此蓋有說也孟子所以不信其言者甚嚴蓋戰國
之時殺人盈地孟子蓋欲杜絕其言培養生意不得
不發為之說恐當此時藉此恣殺人也

尚書精義卷二十八

宋 黃倫 撰

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無垢曰紂反先王之政而天下亂武王反紂之政而天下治反紂之政豈用武王私意哉一由商之舊政耳商之舊政民心在焉政一由舊則民心歸矣又曰紂以箕子為有罪而囚之以比干為有罪而殺之又以商容為有罪而絀之夫此三人者商民之所歸

心也紂乃囚之殺之紕之則民心去矣今武王一入
商邑解釋箕子之囚增封比干之墓式敬商容之間
民心歡忻當如何哉皆知武王之心與民同心矣武
王知民心在此其入商邑未及一話一言首為此舉
而民皆悅之八百年基業自此立矣嗚呼盛哉
老泉曰武王以天命誅獨夫紂揭天下大義而行夫
何恤天下之人而其發粟散財何如此之汲汲也意
者雖武王亦不能以徒義加天下也乾文言曰利者
義之和又曰利物足以和義嗚呼盡之矣君子之恥

言利亦恥言夫徒利而已

東坡曰實者所以信其名而名者所以求其實也有
名而無實則其名不行有實而無名則其名不長凡
今儒者之所論皆其名也昔武王既克商散財發粟
使天下知其不貪禮下賢俊使天下知其不驕封先
聖之後使天下知其仁誅飛廉之惡使天下知其義
如此則其教化天下之實固已立矣天下聳然皆有
忠信廉恥之心然後文之以禮樂教之以學校觀之
以射御而謹之以冠昏喪祭民是以目擊而心喻安

行而自得也

張氏曰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武王之
伐紂則繼亂世而已故反商紂之惡政而政由舊也
如湯之伐桀所謂續乃舊服同義釋箕子囚封比干
墓式商容閭所以禮君子也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
粟所以恤小民也大賚于四海所以錫予善人也蓋
武王于建萬國親諸侯而大封之將以與之共治也
惟其如此此萬姓之所以悅服

呂氏曰武王與成湯合德同心紂之所以亡者緣其
盡變舊政武王伐之豈有他哉欲盡還天下之舊使
天下再見湯太甲六七賢君也聖人同心同道如此
箕子賢人也前日囚之吾今日釋之比干亦賢人也
前日殺之吾今日則封之商容亦賢人也前日貶之
吾今日則式而禮之此都是天地重開日月還明之
氣象也紂之利己不利人不知天之生財生粟本欲
要養天下之人是人人有分也下之供上如九賦九
貢固自有常數也紂欲斂天下之財粟而為己有聚
之于鹿臺鉅橋奪天生養民之具自歸于己是以聚

天下之怨武王一發散之解其前日之怨還他合之
當有分之物萬姓自然悅服後世以私心看武王乃
謂武王收天下之心以紂斂天下之怨使武王欲收
天下之心是亦一紂也武王豈有此意哉武王循天
理而已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

胡氏曰列爵惟五者孟子謂五等附庸在其間也其
列爵也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其分土也公侯百里伯
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三等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

于周故其制則列爵惟五分土惟三而異乎商之制
也王制言公侯伯子男凡五等此列爵惟五也公侯
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此分土惟三也周官言
諸侯之地封疆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
里男百里其制與此不同者蓋武成孟子王制言其
封之實而周官之制兼附庸而言之德不倍者不異
其爵功不倍者不異其土以德異爵此公侯伯子男
所以別之以五也以功異土此公侯百里伯七十里
子男五十里所以分之為三也

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無垢曰建官非賢其何以成朝廷治事非能其何以濟度庶物官若公孤之屬非大有德行不可以居此位事若六卿之屬非大有才智亦不可以居此位然則德者責以才智乎才智其有德行乎曰是何言也公孤位重才智惟不足道爾六卿群司之長使無德行亦豈能在朝廷第公孤以德行為任故稱賢六卿以才智為大故稱能武王新得天下豈容有無德無

才者居公卿之位乎此可以意會也民者邦之本五教者人之大倫食者民之天喪者人之送終祭者人之報本此五事者皆有天下者之所當尊敬也重然諾者其言可法故當厚待之惇者厚待之也謹履踐者其行可師故當顯揚之明者顯揚之也德為天下所尊故當崇功之在人有不可忘者故當報此皆百王之所同千聖人之所傳也豈為過分也哉夫使人主厚待然諾之人顯揚踐履之士尊德行而報功勞此豈非太平之主乎武王一得天下其所施為皆當

人心嗚呼盛矣哉 又曰謂垂拱而天下治何也天下之理順而行之則其心初無為其廢其興一于理而已矣夫武王之伐商豈于天地之外有一毫私心哉商自當伐紂自當死箕子自當釋比干自當封商容自當式鹿臺自當散鉅橋自當發四海自當賚諸侯自當受命廟自當祀天自當郊武自當偃文自當修以至信自當惇義自當明德自當崇功自當報此天理也武王垂衣拱手坐觀衆理而行之豈有一毫私心以為之哉

呂氏曰建官位事在內之政官不賢不可居其官所以天工人其代之須與天相似便是賢位事各隨其能重民五教王者之事不過教養而已重之者非強使之重五教于食喪祭之中非食喪祭之外別有五教而已所謂衣食足然後知禮節惇信明義崇德報功武王各因其所當然有信則惇之有義則明之德則崇功則報萬物各得其所自然垂拱無為而天下治與舜優游南面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太平無異也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無垢曰洪大也範法也言九疇自有天地以來天地
之大法不可違也不謂之法而謂之範法則入範則
出猶埴之在範以一而生無窮之物也九疇造化天
下豈有紀極哉

東坡曰殺受立武庚非所以問洪範者而孔子於此
言之明箕子之德武王蓋師而不臣也箕子之言曰
今殷其淪喪我罔為臣僕殷亡則箕子無復往之道
以此表正萬世為君臣之法如伯夷叔齊之志也箕
子之道德賢于微子而况武庚乎武王將立殷後必

以箕子為首微子次之而卒立武庚必二子辭焉武
庚死而立微子則是箕子固辭而不可立也太史公
曰武王封箕子朝鮮而不臣也非五服之外賓客之
國則箕子不可得而侯也

楊氏曰且殺受立武庚無預于作洪範若曰武王勝
商以箕子歸作洪範斯亦可矣然仲尼敘洪範必載
殺受立武庚於其間者著武王周公之失也夫立商
之後者非若居常繼世以立諸侯然使之開國以奉
商世先王之祀非為紂一人而已豈得知箕子之賢

訪之以洪範而不立之俾奉商祀而立其殺者不肖之子俾為二王後茲非失乎至成王時武庚果作叛卒至于動兵勞衆而僅克誅之則武王周公作事謀始之失不亦著矣哉

張氏曰道散而為陰陽陰陽散而為五行五行散而為萬物萬物盈天地之間出于機入于機有待也而生有待而也死物之所聽者命命者命于此而已物之所道者道道者道于此而已六合為大矣未離其內秋毫為細矣待之成體此五行之所莫適而為大

矣洪範之所謂洪者指五行而言之也是故合之則為洪圍之則為範範雖未離乎形而有形者之所自出此所謂洪範 又曰紂為無道殺之義也立武庚以為之後仁而有禮也惟其勝殷過受而又為立武庚以繼其後則武王之所遇商者可謂盡其道矣苟為不然則箕子孰肯歸周而為之陳洪範

呂氏曰武王殺受乃是應天順人為革命之主舉此至大之事箕子只是區區一個奴囚以他歸作洪範自與上畔輕重不同如何却將來對說以迹而論固

是有間然以理而論武王革命之舉固欲除天下之大害以箕子歸又欲傳天下之大法都無輕重

洪範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孔氏曰此經開源于首覆更演說非復一問一答之勢必自箕子自為之也發首二句自記被問之年自王乃言至彝倫攸敘王問之辭自箕子乃言至彝倫攸敘言禹得九疇之由自初一日至威用六極言禹第敘九疇之次自一五行已下箕子更條說九疇之

義此條說者當時亦以對王更復對而修撰定其文辭使成典教耳

無垢曰此篇箕子自具問答之由目之曰洪範非周史所作也何以言之商曰祀周曰年如泰誓言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稱年而不稱祀今日惟十有三祀稱祀而不稱年于以見不忘于殷之意不臣于周之心也周之史官不敢沒其意者以箕子之心天地鬼神知之舊矣豈可沒也以箕子歸未聞箕子朝武王而首云王訪于箕子則武王寬大之德遂其不

臣于周不忘于殷之節亦可以見武王矣然而箕子作洪範首書此者以名節之不可失也上官公裕曰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載言王事之有成歲言陽步之有終祀者記其祭之周年者計其穀之稔帝道運而不息是以稱載夏道尊時故稱歲焉商道尊神故稱祀焉周道尊穀故稱年焉洪範周書也而曰十有三祀者蓋主箕子而言以是猶禹貢記堯之時事則稱十有三載多方誥商之餘民則稱五祀也又曰方周之興賢人衆多而武王乃訪洪範于

箕子豈以箕子為獨賢哉亦其推而已矣夫紂之亡亦不用箕子之言而箕子之設心豈忍幸君之亡以逞吾私忿哉亦必有惻怛之心焉故嘗曰商今其淪喪我罔為臣僕其一于事商而不以存亡二其心者也武王入商釋其囚而收之故曰以箕子歸以此見箕子不二于周也時武王收之而與歸耳然則箕子之心豈能無愧乎故武王因而訪之所以釋其心之媿也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尚書精義

其彝倫攸敘

孔氏曰隲定也言民是天所生形神天之所授故天不言而默定下民群生受氣流行各有性靈心識下民不知其然是默定也相助也協合也助合其居者言民有其心天佑助之令其諧合其生出言是非立行得失衣食之用動止之宜無不稟諸上天乃得諧合失道則死合道則生非徒賦命于人授以形體心識乃復佑助諧合其居業使有常生之資九疇施之于民皆是天助之事也

無垢曰隲升也夫陰升下民而不顯示其符不如是則神怪民惑而奸人得志矣人君代天造化者也相協厥居者乃人君之職相助也協和也居其所稟常性也天以五行陰升之人君以五事至福極助和之則天為萬物父母元后作民父母之說矣夫惟助和其性當有常理次叙而武王未之學焉此所以下訪而問也

張氏曰道散而為五行五行之在天地之間也一始一終而終始有不可窮之彝一先一後而先後有不

可亂之倫是故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新故相仍往來
相繼此其彛之不可窮也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
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其倫之不可亂也因其
不可窮也故推之使通因其不可亂也故辨之使治
此彛倫之所以得其敘者天也叙之者人也武王欲
知彛倫攸敘所以道箕子而使之言也

陳氏曰隲升也天降格于民民升達于天使其性命
之理陰有以相通也天之使是民相通其道蓋將以
助民而協其居所謂助民而協其居者資之以生生

之道也水火土金木自是而用矣九疇自是而起矣
武王言我不知其常倫之所叙是咨之以九疇之次
序也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
怒不畀洪範九疇彛倫攸敘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
錫禹洪範九疇彛倫攸敘

無垢曰五行在天不能無偏勝故其在人不能為全
德賴聖人輔相調和之如何耳堯時洪水為害是五
行中水偏害勝也輔相調和之當以常理水之常理

趨下為理。鯀不知此理也。乃出私智以墜塞之。使水失趨下之理。然則輔相調和之道安在哉。夫五行一物失性。則五行顛倒。蓋五物相資以生者也。如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失其性。則生理亂矣。木火土金安得不亂乎。上帝以五行造化萬物。而鯀墜洪水。汨陳其五行。使造化之權不行。安得不知震怒乎。夫識萬理之自然而行其所無事者。乃能知九疇之理。鯀方命圮族。不循常理。豈受九疇之資乎。不與洪範九疇而常理皆壞。不足怪也。又曰鯀之

殛乃舜也。而曰帝乃震怒。又曰鯀則殛死。以此知舜之心即上帝之心。舜之殛鯀乃上帝殛鯀也。則有天下者。其檢賞罰。可以私喜怒而亂天道乎。吁。可愍也。鯀死而禹興。大舜何心哉。上帝亦何心哉。禹之為人。也克勤克儉。不矜不伐。是循常理以行也。其治水也。行其所無事。因水自然之性。而開導之。是循水之常理而行也。九疇天下之常理而已矣。惟循常理之人。然後可以授造化常理之柄。此天所以錫禹洪範九疇而常理一皆有敘也。

劉正叟曰謹按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圖書之說在羲皇作易之先也圖書其備天地之數爾何以知之觀仲尼大衍則可知當時圖書之旨也是則洛書之出非禹之時也前乎禹則為堯也堯之治天下而任九子各主其一九疇之數九子之職也至于農用八政司空司徒之官唐虞已設之矣協用五紀羲和氏已正之矣此則非俟禹受洛書之後而後設其官其道素行也蓋伏羲而降洛書止存其數耳聖聖相師觀其旨義明其體用達其事變意授而心傳之

以治天下不俟其辭故未著于典墳也禹則叙而陳之究極天下之故畀法萬世與天地同其覆載也富鄭公曰或曰命為一人之私既聞之矣敢問教為天下之公何謂也曰五福六極不能獨為教通九疇而用之然後福與極著于民矣敢問何謂也曰在昔帝不畀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彝倫者九疇也王者體五行以立德謹五事以修身厚八政以分職協五紀以正時建皇極以臨人又三德以適寔明稽疑以有為念庶徵以調氣

彛倫攸叙是謂治世至治之世五福被于民彛倫攸
斁是謂至亂至亂之世六極傷于民又曰或曰敢
問彛倫攸斁則六極如何傷于民也曰王者不謹五
事則五常失其道五行失其性五星失其度四時失
其平五聲失其和五色失其正五味失其常故政墮
焉農失業則食不足商失業則貨不通祀失時則神
不享司空失職則土地曠司徒失職則政教衰司寇
失職則刑罰濫宥失儀則禮壞師不練則威削五紀
亂則政令差皇極傾則王路塞三德乖則治道廢稽

疑逆則衆心異夫然故小人在位君子在野忠信廉
遜之道消纖巧詐偽之風扇盜賊起而刑莫制戎夷
動而兵莫加故咎徵作焉咎徵者悖五事之應也

蕭氏曰水為五行之本隄之則失其故常而五行亦
汨矣五行為九疇之首汨陳之則亂其所以範圍之
道而九疇亦敗矣違天者天所不祐故曰震怒不界
天之常理未嘗失也由人之所敗故曰攸斁

張氏曰夫彛倫之叙天之道也因其叙而敘之者人
而已聖人因其彛倫之有敘于是裁成之以道輔相

之以宜使五者各得自然之敘也是故能敘之以相
天則天之所界不能敘之以逆天則帝之所怒 又
曰夫道立于一成于三變于九至于九也復變于一
終則有始之謂也此洪範之疇所以有九

呂氏曰人君代天理物輔相裁成豈可不知其彞倫
所敘須當訪問箕子然武王非是真箇不知堯以是
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文武周公道統
已在文武武王所以謂我不知其彞倫攸敘者武王
灼然見得聖學無窮處看王乃言曰又看箕子乃言

曰這兩句看得武王不敢輕問箕子不敢輕說皇極
九疇雖未說出也自見得了洪水之方害須是去疏
通他絲却去堙塞了絲只是堙塞其水却謂汨陳其
五行水只是五行中一何故四行都湮沒此便見五
行一原

初一日五行
無垢曰五行以言五行于天地間最為初始也夫天
以五行造化萬物而人為五行之秀氣故為萬物之
最靈民得其所則五行順序一夫不得其所則五行

以為之變動故善治五行者專會養教育斯民使得其所使人人有士君子之行是以在天則五星循軌在地則六府允治

富氏曰或問九疇自五事而下皆曰用惟五行不言用何謂也曰洪範五行之數之性之味之臭之聲之色之物蓋天地之五行非人之日用者故不曰用焉由五事而下皆人君所用之道用之得失皆通于五行者因其數明其性成其氣辨其味有其臭著其聲彰其色為其物各以類而推之故五行係九疇之首

為政教之源矣

上官氏曰初者氣之始而未離乎形也一者萬之總而未離乎數也先天地而無始極方來而無終其博也數之所不能窮其微也數之所不能分者道也無終始則不可以言初道無多寡則不可以言一及其散而播之于四時之間也五行而已矣

張氏曰太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未形物以生之謂惠是故有太初然後各有初有太一然後各有一初者氣之始也一者形之兆也五行萬物之

所資莫之或先故初一日五行此五者往來乎天地之間而不窮是以謂之行雖然九疇之言五事八政皆曰用于五行獨不言用者蓋五行出于道也其先後有自然之倫其始終有自然之彛道萬物而無所由命萬物而無所聽其可以用言之哉

呂氏曰太極動而為陰陽布而為五行五行上既有陰陽陰陽上又有太極何故便說初一日五行這箇須當仔細看貌言視聽思此五者須當敬而用

次二曰敬用五事

無垢曰五事亦多門矣而其用處止在一敬字而已惟敬則百念皆正百邪皆遠視聽言貌思皆自敬中出則與上帝同心矣

張氏曰在天則有五行在人則有五事謂之事者以其具于有思有為乃其事耳非可以道名之也五事出于人心不可以不欽欽者所以直內也故曰欽五用五事

次三曰農用八政

無垢曰政亦多術矣而其用處止在一農事而已農

者厚也厚于食則薄稅斂省徭役厚于貨則市廛而
不征關譏而不征厚于祀則三日齋七日戒不敢簡
忽也厚于司空則土階三尺茅茨不剪不敢奢侈也
厚于司徒則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不敢悖亂也厚
于賓則薪芻館舍各有攸司厚于師則不斬祀不殺
厲故天下風俗皆為忠厚之行
張氏曰農厚也言君子之道施于有政取諸此以厚
彼而已

次四曰協用五紀

無垢曰政必有主之者故歲月日星辰歷象生焉五
者不同其用在協和而不亂也人事不亂則五紀和
矣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天下政事各總于
此師尹總日要卿士總月要天下受歲會天下之事
整整乎不可亂矣然庶民惟星其好惡則天子卿士
師尹所當察也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歷數自此而
生矣皆以人事協和五事也
張氏曰八政人之政也五紀人之紀也為政之道必
協之以歲日月星辰歷數之紀故農用八政之後繼

之以協用五紀

次五曰建用皇極

張氏曰皇道也極中也君以道建中故謂之皇極皇之有極則衆材之所會辰之有極則衆星之所共凡以其中故也此舜之用中湯之建中易之二五禮之中庸春秋之權衡皆皇極之謂也

次六曰又用三德

無垢曰中德出而治民則為三德人君于三德其用處在治民而已又治也遇強弗友則剛克為中遇變

友則柔克為中遇平康則正直為中故隨所遇而用三德治之世皆以無過不及為中而不知過亦有中不及亦有中子莫不識中乃于為我無愛間求一中以執之孟子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是故非用皇極者安能用三德也

次七曰明用稽疑

無垢曰事有是非未分邪正未判幾微之間有大禍

福大榮辱大利害存乎其中者安得無疑也謀之人
不足以決吾疑則謀之鬼神其可已乎稽疑而卜筮
謀之鬼神也鬼神之隱誰得而知此稽疑用處所以
在乎明也胡為而明惟德而明

張氏曰天下之事紛紛擾擾是是非非在我者不能
無疑疑則如之何稽之而已是故明則稽于人以盡
其智幽則稽于鬼神以盡其神然則稽之不可不明
不明則終于疑矣

次八曰念用庶徵

無垢曰天下萬事廓然無疑可以已乎曰未也誠諸
中者形於外雨暘燠寒風其徵在彼其兆在此故庶
徵用處在人主之念也惟念念于肅又哲謀聖則五
者來備矣倘或失念則恒雨恒暘恒燠恒寒恒風此
豈自外來哉皆吾心中物耳倘不以五者為徵則是
天人皆可欺也

張氏曰在我者其事有得有失在天者其徵有休有
咎

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無垢曰福極之柄以人主論之則在天以下民論之則在人主五福其用在嚮六極其用在威以嚮用五福則天下皆歸以威用六極則天下皆畏納天下於大中之福此人主之本心也顧此一章皆洛書所載天理之自然者也禹敢加損哉說者謂初一至次九敬用至威用皆禹所演以余觀之有不然者初一至次九次九皆天理之敘欽用至威用皆相協五行之妙也皆天理也禹敢加損哉

張氏曰自五事至于庶徵行之得其序則五福之所自來自五事至于庶徵行之失其敘則六極之所由集此九疇所以終之以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五福言嚮欲其慕而趨之也六極言威欲其畏而避之也

尚書精義卷二十九

宋 黃倫 撰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
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
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張氏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至于天五此五行之成
數也地六天七地八天九至于地十此五行之成數
也自天一至天九其數為陽自地二至地十其數為
陰生于陽者成之以陰生于陰者成之以陽獨陰不

生獨陽不成此五行生成之道

林氏曰夫聖人之治天下其極至于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凡天地之化育無非已之化育也故洪範之為書要其極致至于休徵咎徵之在天五福六極之在人其所以輔相裁成者莫不在于心術之間蓋至于命之事也欲至于命必窮理盡性而後能至焉故其書必始于五行而論五行之所以然者必言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此蓋發明五行之理與性也詩曰天生烝

民有物有則蓋天之生物有是物必有是理此五物生于天地之間為最大者故舉此五物所受天命之性以見物之皆然也水之性濕濕故潤下然搏之激之則有不潤下者而非水之常性也火之性燥燥故炎上然抑之湮之則有不炎上者而非火之常性也木之性敷榮故曲直然失常性則有天開其生者矣金之性堅利故從革然失其常性則有頑鈍其質者矣土之性和緩故可施之于稼穡然而不欲種斂者以土之性本不如此也此蓋言五行出于天地之間

各有稟受之性其所以稟受之于性則有理存焉理不可窮性不可盡故洪範之書將欲建皇極歛五福以錫庶民而立天下之大名則必先窮理盡性以為其本然後舉而措之天下之事業不可勝用矣故其論五行必以理與性之不可易者而言之也孟子之言性善蓋本于此蓋人之性本善而所以至于不善者蓋必有陷溺而然非其性之本然也性之必善猶水之必潤下火之必炎上木之必曲直金之必從草土之必爰稼穡乃自然而然非有使之然也水火金

木皆言曰至于土獨言爰者曾子固曰潤下者水也故水曰潤下炎上者火也故火曰炎上木金皆然惟稼穡則非土也故曰土爰稼穡而已其說不得不然也此說是也五行各窮其理盡其性物格而后知至則其本立矣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此又五行之味也夫五行之在天下聲色氣味莫不具此五者而此獨言其味者蓋五行各成其性以為味者此皆造化之妙用也水之潤下故凝結而鹹之味成焉木之曲直故成實而成酸之味

金之從草故其氣腥而成辛之味土之于稼穡則種之斂之而味甘于是乎成五行至于成味則是各盡其性而成此五者之妙或可以收或可以散或可以堅或可以緩或可以輒多寡有無各適其節而天地養人之功于是乎在聖人體之故其盡萬物之理贊天地之化育至于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而後為至也大禹謨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此蓋箕子所行為九疇者故其言五行必先本其性推其味以發明此理然後叙其所措之事業者次

而陳之雖出于箕子之所傳而其大致已見于大禹謨之所載矣學者不可不知
東坡曰皆其德也水不潤下則不能生物故水以潤下為德火不炎上則不能熟物故火以炎上為德木曰曲直謂其能從繩墨也木不曲直則不能為棟宇故木以曲直為德金曰從革謂其能就鎔範金不變化則不能成器故金以從革為德土無所不用不可以一德名而其德盛于稼穡不稱曰而稱爰爰於也曰者所以名之無成名無專美無定位蓋曰于此稼

稽非所以名之也 又曰五行之所作不可勝言也
可言者聲色臭味而已人之用是四者惟味為急故
舉味以見餘也

胡氏曰淵而虛因實以成體靜而潛之以趨下辨而
後能有察則潤下者以其性命之也動而速因止以
成體作而揚之以趨上合而後能有見則爻上者以
其氣命之也喬以抗則有所絕摻以屈則有所引敷
榮乎外而以擘斂而成曲則直者以其形命之也感
之小則小鳴感之大則大鳴其發也洪其殺也纖因

任乎外而以刻制為成則從草者以其材命之也若
夫萬物資焉作之生之成之熟之則性也氣也材也
有不足命之者矣

張氏曰水天一之氣所生也內陽而外陰潤下者水
內景也火地二之氣所生也內陰而外陽爻上者火
外景也木陽中之所生也故其形可曲可直金陰中
之所生也故其材能從能草土陰陽中所生也故其
事見于稼穡此陰之正也水之性潤而其位則下一
于趨陰而已故所流者混濕所就者卑則水之潤下可

見矣南陽之正也火之氣爻而其位則上一於趨陽而已故緣薪而上不撲不滅則火之爻上可見矣東陽之中也故木之形初曲而終直則其形之不一也膠屈而有所引是形之曲也喬抗而有所絕是形之直也西陰之中也故金之材體從而用草則其材之不同也洪纖大小隨感隨應此是金材之從也有所斷割有此刻制此金材之草也水火金木以土為本則土者陰陽之所具也而以稼穡為之生發之為稼言乎其始也斂之為穡言乎其終也土非止于稼穡

此所以不謂之曰而謂之爻所以別於四者而已又曰在天為氣則寒煖燥濕風是也在地成形則金木水火土是也形氣相感而萬物化生則五味已兆乎其間矣五行以道為之宗道降而五行有所生五味以浚為之本浚分而五味有所託是故彰之而為色播之而成聲星而在天情而在人未嘗出是物則天下之味雖曰不可勝窮而其所作也亦不過是五者而已

呂氏曰潤下爻上曲直從草稼穡這便是五行自然

之用皆不可移易聚于物發于聲浮于色凝于味皆是自然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又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無垢曰自天理而行動與言會天理即吉也非天理之外別有夫吉自人欲而行動與凶會以人欲即凶也非人欲之外別有夫凶恭從明聰睿乃作肅又哲謀聖之具也五事而極于肅又哲謀聖則造化之柄

在我而已曰雨而雨曰暘而暘何所不可此相協五行之要也其用止在于敬一字人主于敬其可少息乎

上官氏曰貌主木言主金視主火聽主水木者春剛而冬柔有貌之象焉惟其柔也故即之也温金者內靜而外應有言之象焉靜則不以物撓已故其言足以知嘿應則不以已絕物故其嘿足以知言火之成體內晦而外明猶之視也旁燭無疆而不以累者以其內晦也水之成體內明而外晦猶之聽也資納萬

物而不惑其志心知不惑者以其內明也金木水火
非土不成貌言視聽非思不主土之盛德分王于四
時猶心之有思也能統五官而進之矣 又曰天以
五行命物于成形之初人以五事踐形于委和之後
命物者道也道則默然而該之故謂之行踐形者德
也德則揮而散之故謂之事九疇之叙始于五行所
以極乎天也五事次之所以經乎人也天之命物一
水以為精二火以為神然後魄以之故得于天
三之木有魂然後魄以之故得地四之金精神魄

具然後有意故得于天五之土精藏于內則致一以
反聽神游于外則憑物以司視夫魂者神之佑其動
也外運以主貌魄者精之輔其止也內靜以制言意
者心之應其出也感物而為思凡位乎天地之間者
莫不具此而其上達以為聖下達以為愚者係乎操
存而已矣此五事之修所以必本于敬用與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
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張氏曰有食則民生不傷有貨則民生不匱有祀以

寧神則神無不靈享有居以居民則民無離散教立而善者勸罰行而惡者治其親遠人也有賓其防外患者有師則先王之政其先後本末可謂備矣然而自食貨以至賓師皆有官以治之獨曰司徒司寇司空者言其官則知官之有事言其事則知事之有官此聖人之法言也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無垢曰歲者月之所積月者日之所積二十八星以分昏旦十二辰以會日月歷以紀日月之行數以紀

節氣之候至于一二之次則王與庶民尊卑之敘也天理如此其可紊乎

揚氏曰暮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是則因日而紀星辰因星而紀歲因歲而紀數五者之用不可失其序也失其序則政教失其節矣政教失其節則民人失其安矣民人失其安則無以代天工而統萬物矣無以授人時而和萬民矣故曰失其行由男教之不脩矣月失其時由陰教之不舉矣星辰失其次由庶尹之不釐矣男教之不修陰政之不

舉庶尹之不釐則寒暑差而歲功不成而歷數不能明法矣聖王知其然故觀象以立其法考數以成其歷是以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夫然後則天人合應通乎神明而應四海矣

張氏曰歲月日星辰之在天其運行變動莫不有數作歷者所以紀之而已以歷知辰以辰知星以星知日以日知月以月知歲歲者月之所成月者日之所積星者日之所舍辰者星之所次此四者莫不有數

為之歷以紀之先王抑有以觀于天政事之所行制度之所生未嘗不考于歲月日星辰歷數此五紀所以貴于協用也堯之歷象日月星辰舜之協時月正日蓋取諸此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無垢曰皇極九疇之本也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之大如此人人皆具其大中特無人發明

之耳故大建其有中使天下皆自得之者則在聖人耳敬用五事所以建有中也昔舜授禹以天下其要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是執中當從精一而入而精一者即此所謂敬用五事也五福歛于一已則為大中大中散與天下同則為五福建其有極所謂歛時五福也使人人自得此中所謂敷錫厥庶民夫中外無福福外無中是中即福也非中之外別有福焉故記禮者以體信達義者謂之大順而福者百順之名耳是百順即是福非百順之外

別有福也君以大中示人民皆于君取中民亦有此大中君既揭示于上斯民感發于下乃能與君共保此中而不失矣夫君民上下皆在大中之中則君其克舜民亦克舜矣民之克舜何如哉人之有士君子之行是也

李氏曰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君子履之而行小人視之而化君子小人兩不相廢而各致其思此三代之道所以文于天下而命之曰皇極也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終不能會于皇極者以其偏也君子小人有

時而不相容以賢親之道而望小人小人有所不容以利樂之說加君子君子有所不受此其說所以中息所謂沒世不忘者皇極之道久于天下也

上官氏曰人非中則無所會道非極則無所止中與極其名雖殊及其應用一也然謂之中矣有所謂中庸謂之極矣有所謂皇極此又不可不辨也昔子思之言曰天下國家可均爵祿可辭中庸不可能也夫中庸非不可能也蓋進而取之則高者或失于過退而守之則卑者有不及

高氏曰皇建其有極者君之中也斂時五福者君之福也君建極于上認而為己有斂福于一身掠而為己私則遐邇之勢貴賤之情寡絕而不通焉其能與民共由之哉

呂氏曰皇極之道固是不為堯存不為紂亡然非人君有以建其極不能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須看斂字與數字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人君萬民之取中者使一人不得其中便是人君職分有虧

欠處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
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
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
之極無虐瑯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修其行而
邦其昌

無垢曰孔穎達云民有安中之善非中不與為交其
意以謂民所以無淫朋人所以無比德者以失中之
人眾與共惡而不與為偶也此朋比為惡之風所以
絕迹而滅影與既朋無淫德無比是天下大為中道

矣有謀慮有才力有執守此天生之材也或為見道
安能盡協于中故必有太過之舉在皇極之君裁成
厘處之耳若其謀利慮罔誕才力凶強執守乖僻此罹
于咎者也不協于極不罹于咎之人見人主以大量
受之以和顏際之發其善心知德之不可不好也乃
曰我所好者德也此乃我大量和顏感發其言也當
急因此機示之以大中使因此而有所入則其謀慮
其才力其執守皆轉而入于中道矣常人之情見瑯
獨則虐之見高明則畏之中道豈無常人之情同哉

皇極之道乃在使人各進其所能所為而無所畏忌
耳則夫使有能者憚小人而不盡其有為者畏多言
而不敢有所為皆非皇極之世也夫有能者智慮之
巧者也有為者當事而敢行者也使進其所存則有
能得盡其巧有為者得盡其力國家其有不盛興乎
東坡曰有猷有謀慮者也有為有才力者也有守有
執守者也庶民之中有一于此皆材之秀異者也皇
極之君豈可忽之哉此所以當念之者也如此等人
使之在公卿間則有猷者可以與論議之列有為者

可以當艱難之事有守者可以託

之圖是宜皇

極之君念念而不置也
上官氏曰極者道之本本一立而未從之矣故上格
于天則天祐之下格于人則人與之其成足以化天
下之德其深足以通天下之志其幾足以成天下之
務以外則成物之知也以内則成己之仁也斂時五
福用敷錫厥庶民天佑之也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
汝保極人與之也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
言其成足以化天下之德也自凡厥庶民至惟皇之

極言其深足以通天下之志也自無虐瑩獨以至既
富方穀言其幾足以成天下之務也故弗能使其好
于而家時人斯其辜成物之知也于其無好德汝雖
錫之福其作汝用咎成已之仁也

張氏曰民無有淫朋則其所向背者義矣人無有比
德則其所為者忠信而周矣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
德豈無自而然哉惟君為中以率之故也蓋君仁莫
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惟皇作極則君之所
為者皆中也其中之所化至于無有淫朋無有比德

固其宜也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者言
民之猷為與守未必皆當人君之于此不可不念之
也苟為不念則賢不肖是非有不辨矣

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其好于而家時人斯其
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有咎

無垢曰惟皇極為能知正人之心正人之心其志不
特効一官能一職而已將使君為堯舜之君民如堯
舜之民其心如此豈肯輕用之哉故君任之不誠付
之不專則終身不肯見其善寧甘為下僚為庶民為

畊夫為胥靡為鈞叟而已矣皇極之君知其如此故
三使聘之一旦以宰相之位授之虚心平意歛然下
風一聽其所為則正人方見敢盡見其所善者君既
無受道之資又惟小人是與諫既不從言又不聽其
心術施為一無可好者正人將如之何不過以微罪
而去爾此皇極之道也倘不以微罪去則非意之禍
將使君有殺賢者之名使此名一出則正人皆去天
下其如之何非皇極正人之心也盖好德即中也特
未發見耳好德之心不形是質之不美無可言者倘

示之以大中其能識之乎若收而用之使得天下國
家之柄則將大肆其惡毒及生民其可不慎哉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德道無有作惡遵
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
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無垢曰既不可偏陂作好作惡阿黨反側然則吾將
何以為準乎無他焉會亦以中歸亦以中矣出而與
物交謂之會入而與已處謂之歸古之正心誠意以
至為天下國家無二道也在大學謂之格物在洪範

所謂中也惟知格物之學者為足以得中得中則以中為體以中而出以中而入千變萬化一以中為準而已何偏陂以至反側之足憂哉亦何不好德之人之足以亂吾治哉

史氏曰非至公之心不足以行大中之道蓋不中之害多自不公始也所見無偏然後其迹無党故蕩蕩而廣大所為無黨然後其迹無偏故平平而均一有偏有党則心已自不公矣是以偏之害流而為狹隘党之害流而為阿私如是而大中之道喪矣齊宣王

愛一牛而不知羊之無罪此所見有偏之故也因偏而成黨必至狹隘安得而蕩蕩白圭治水而不知鄰國之為壑此所為有党之故也因黨而成偏必至于阿私安得而平平故曰非至公之心不足以成大中之道

高氏曰天下有公好而無作好好非人之所為也天下有公惡而無作惡惡非人之所為也無所好則同乎仁若仁者能好人也無作惡則同乎仁若仁者能惡人也是天下之公行古今之共者也 又曰偏言

其不正陂言其不平端直之謂正高下之謂平惟平
正則事得其宜

張氏曰偏生于所見党生于所與見于左而無見于
右見于前而無見于後此所以為偏也無偏則正矣
同于己者好之異于己者惡之好之者所在親惡之
者所在去此所以為党也無党則公矣由其所見無
偏故能無所與無党先無偏者以其所見為主故也
由其所與無党故能所見無偏先言無党者以其所
與為主故也惟其所見無偏故四海之內一視而同

仁此王道之所以蕩蕩蕩蕩者言乎其大也惟其所
與無党則其至公以天下為心此王道之所以平平
平平者言乎其治也偏而不已遂至于反側無反去其偏
矣陂而不已遂至于側無側則絕其限矣陂無反無側
王道之所以得其中也

呂氏曰看此三箇遵字便是下工夫處雖然說是無
偏無陂無有作好無有作惡又須是遵王義遵王道
遵王路正孔子所謂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之意
一般此與下六言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党無偏王

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皆不須分別說但只是
反復吟咏皇極爾會如會聚之會惟能有所會然後
能有所歸如歸宿之歸

曰皇極之敷言是彛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
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
下王

無垢曰洪範之書非其人不授大禹一旦深得天意
箕子一見深得禹意故其敷言也天子不必更求彛
典以此為彛可也不必更求訓言以此為訓可也夫

何故大禹所演箕子所陳即天之所訓也箕子今為
囚奴得此皇極為武王推而廣之在武王不必更求
訓誨以此為訓可也不必更求往行以此為行可也
夫何故今日箕子以近天子之光矣其敢不盡所學
為武王告乎所以箕子力為武王陳此者其意以謂
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倘于此悟入則所及者
大所濟者廣作民父母而以皇極與民為天下王而
以皇極與天下使天下人人由于皇極之中則箕子

不辜所傳不負所學矣

黃氏曰是彛是訓于帝其訓此天子所以取中于天也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此民之所以取中于天子也中之必取于天本無有所矯也

張氏曰人君一靜一動未嘗不順乎天故憲其聰明以為好惡因其好惡以為喜怒典禮自于天秩天叙賞罰出于天命天討又况有極之所在其可以不訓于帝者乎君能訓于天則民亦訓于君矣君奉天者也故取正于天民奉君者也故取正于君蓋君能以中道而布言故庶民效其所為亦以極之敷言是以為訓是以為行其于天子之光則比而附之者也作民父母者親之者也為天下王者尊之者也親之者仁也尊之者義也皇極之道仁義而已



